

663
50.3



革命叢書

彭湃的傳統

石 帆 編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作品叢書

彭湃的傳說

石 帆編著

作品編輯部編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彭湃的傳說

石帆編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大南路四三号)

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粤版字第一号

新华书店广东分店發行

广州印刷厂印刷

*

統一書号：T10111-173.

書号：1001·787×1092 1/32·3印張·60,000字

1957年6月第1版

195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3,120 定价：(6)二角六分

前 言

彭湃烈士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的天才革命領袖之一。自從他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犧牲到現在，已經過去二十八年頭了。當年他所領導的海陸豐農民起義，不但使國內的反動派亡魂喪胆，就是帝國主義者也胆戰心驚。他和毛主席領導的湖南農民秋收起義，同樣在中國革命史上，成為萬古不朽的詩篇。

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革命者，我懷着深深的敬意和無比的激情，把幾十年來在海陸豐人民口頭上流傳的關於他的故事，加工整理，寫成這本書。這些各自成篇的小故事，一小部分是我做小孩子時候聽來的，大部分是解放前才搜集的。我所以叫它做“傳說”，是因為彭湃烈士的革命事迹，流傳到現在，許多已經變樣了；但是，它比事實本身更加生動。這跟列寧、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傳說有些類似，同樣是人民群眾對革命領袖最真摯的歌頌。因此，其中有些章節，我沒有把它當作完全真實的傳記或故事來處理。

不過，儘管如此，讀者還是可以從中看到彭湃烈士的精神面貌的。

石 帆

目 錄

一	“統領公”的鼻子沒有了·····	1
二	倒圍城·····	11
三	画家·····	19
四	金戒指·····	24
五	唱“番鬼戲”·····	28
六	燒紅契·····	32
七	义和館·····	37
八	父母会·····	43
九	打花会·····	51
十	人命官司·····	56
十一	“看看誰的力量大！”·····	65
十二	農民万歲·····	71
十三	殺人者償命·····	79
十四	敬老会·····	84
	后 記·····	91

一 “統領公”的鼻子沒有了

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在北京稱帝以後，派了龍濟光來廣東做都督。龍濟光到了廣東不久，就派了林干材到海陸豐做“清鄉剿匪”司令。海陸豐的地主豪紳，管他叫林統領。當權派如陳月波之流，更是滿嘴甜膩膩地，稱林干材為“統領公”；馬屁一拍上，這班劣紳就變成了林干材的孝子賢孫了。

林干材的“清剿”對象，是當時反對袁世凱的革命軍人，和散布在海陸豐地面的三點會的會員。

於是，陳月波等人，就替林干材做“帶路雞”，四出偵查革命軍的駐紮地和三點會會員們的下落。果然，在大軍壓境之下，那些反對袁世凱、龍濟光的革命志士，都給鎮壓下去了。

這樣一來，林干材在土豪劣紳的眼里，無異於一個功德巍巍的“天皇公”了。他們每天早晨，到潮州會館的司令部去給林干材請安的時候，都穿着黑綢長袍，緞馬褂，頭戴瓜皮暖帽，在林干材的公案前排成雁列，連呼“統領公”，然後就腦袋着地，深深鞠躬。

這時期，彭湃同志正在五坡嶺陸安中學讀書。他和他的同學們，早就痛恨林干材和陳月波他們的所作所為。

有一天，彭湃同志到學校來，看見幾個泥水工人，在學校後殿的“方飯亭”上，動手拆毀文天祥的石碑象。彭湃同志連忙對他們說：

“且慢！老哥們為何要拆文丞相的象呢？”

泥水工人道：“上頭的命令。”

彭湃同志問道：“哪個上頭？”

泥水工人道：“月波老師。”

彭湃同志又問道：“為什麼呢？”

有一個泥水工人大聲道：“讀書阿信，你不知道嗎？拆掉文丞相，供上統領公。月波老師說：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林統領公是俺們海陸丰的救星；文丞相如今不值錢了。”

說着，又要動手毀碑。

彭湃同志又連忙制止道：“陳月波放狗屁！文丞相的象是万万毀不得的！”

跟着，他就對泥水工人們說起這塊石碑象的歷史來。

說話間，同學們也都圍攏來了。當他們弄清楚這事的真相時，各人都異常忿怒，大罵陳月波糊塗混賬王八蛋！

原來，這所學校的前身是五坡庵，就建在海丰城北郊的五坡嶺上。南宋末年，文天祥的勤王義師經過海陸丰，曾在五坡嶺上埋鍋造飯，正待吃飯時，給元將——漢奸張宏范驟然趕到，兵不及戰，便把文天祥捉了去。

自從文天祥在北京殉國以後，海陸丰人為了表彰他的忠烈，特在原來他被捕的地方，建造了“方飯亭”，並把他的象鑄在石碑上，作為舉世景仰的師表。幾百年來，多少詩人，曾在這兒寫下了壯麗的詩篇。

彭湃同志把歷史講清楚了，就問泥水工人們：“老哥們，現在明白了嗎？”

泥水工人們笑道：“明白是明白了，不過違抗月波老師的命令，給他抓去坐牢，可又要變得不明不白了。”

彭湃同志道：“這不干你們的事，快去叫陳月波本人來！”

同學們也在一邊嚷道：“快去叫那狗東西來！豈有此理！”

當天下午，陳月波來了。他一到，就先把校長和教師斥責一番，說他們縱容學生搗亂。他還揮起了手杖，敲着文天祥的石碑象教訓道：

“你們這班書呆子，真真不識時務！文丞相是死了的人，紀念死人，在乎心誠，何必立象堅碑？統領公是個活人，今功德巍巍，不供祠紀功，怎能表我輩對他的欽仰呢？”

校長、教師們不敢答言。學生却在周圍此起彼落地罵道：“陳月波混蛋！”

陳月波轉過身子，揮動手杖，對學生們喝道：

“你們這班莘莘學子，亂嚷什麼？沒有統領公來平定匪亂，你們焉能埋頭讀聖賢書！”

這話一出口，學生們都跟他拌起嘴來。

有的對他說：“為什麼不供到你家里去？”

有的對他說：“最好供到你媳婦的眠床底下去！”

陳月波給大家一奚落，怒不可遏。但他還是用半文不白的語言教訓學生，罵他們是豬狗禽獸，無君無父的東西。

彭湃同志从人群里挤到前面，高呼道：“这家伙满口之乎者也，猪狗禽獸，全不象人說的話，大家把他攆出去好嗎？”

同學們熱烈地響應了一聲：“好！”

大家正要動手來攆他，哪知從門外竄進來兩個狗腿，兩手持鎗，對准學生們。學生們一時倒給吓得退縮下去了。

彭湃同志沒有退。他反而挺身向前，兩手叉腰，昂着腦袋，氣騰騰地怒視着陳月波。

陳月波端詳着這個瘦長臉形，穿着整潔的學生服，留着分頭的小伙子。看他才不過十五六歲，竟敢在自己手下的刀槍跟前，旁若無人地對他瞪目怒視，看那光景，他定是一個領頭生事的壞小子了。但他不得不改換口氣問道：

“你這位小哥貴姓名？家住在哪儿呀？”

彭湃同志指着自己的胸口道：“彭漢育⊙就是我！大府在橋東社龍舌埔！”

陳月波故意失驚道：“你莫不是攀佬⊙的四孫子天泉⊙嗎？”

彭湃同志道：“既然曉得，何用多問！”

陳月波癡笑一聲，一轉身走出去，並回頭吩咐那兩個狗腿：“回去！回去請問眯眼攀⊙，為什麼竟教出這麼個賢孫

⊙ 彭湃同志在本縣讀書時叫彭漢育，及至留學日本，才改名彭湃。

⊙ 彭湃同志的祖父名攀，是個老商人，故人稱為攀佬。

⊙ 彭湃同志的乳名。

⊙ 彭湃同志祖父的綽號，現由陳月波口中說出，是帶有侮辱性的。

子來？”

彭湃同志馬上頂了一句：“俺是彭家傳下來的平凡子孫，只有林干材才養得出你这个孝子賢孫來！”

這話登時惹得同學們哄堂大笑。

陳月波假裝沒有聽見。大搖大擺，八面威風地走出了陸安中學的大門，回去了。

彭湃同志等他走了之後，立即對同學們指出：陳月波胆敢公然拆毀石碑象，一定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的，這事就不是一場舌戰所能解決的了。

他還對那些怯陣的同學打了一回氣。當下，大家都表示要跟陳月波鬥爭到底。

第二天，他到學校來上課，同學們告訴他：陳月波在今天凌晨，帶了一群紳士，和二十幾個林干材的兵丁，扛着一大塊石碑到來，現在正在方飯亭上立象豎碑。

彭湃同志發急道：“你們怎麼不進去干涉？”

同學們帶着歉意道：“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他們有槍有刀！我們都在等你出主張。”

彭湃同志便偷偷走到院子里，朝方飯亭那邊走去。離地面很高的方飯亭，石級上站着兩個手執步槍的衛兵，但里邊的情形却望不到。

他便爬上亭外面的一株玉蘭樹上去，隱藏在濃蔭里，向下面窺望。只見陳月波領着一班紳士，站在林干材的石碑浮雕象前排列着，他自己正在慷慨激昂地致詞。那一群兵丁，就散布在亭邊防守着。看情形，他們是在舉行立象豎碑典禮。

彭湃同志決定先向學校當局請示一下，再作道理，便下來領同學們去見校長，把來意說明。

校長是個怕事的傢伙，他勸了半天，見彭湃同志意志堅決，最後只好說道：

“我做不得主了，你有本領，你去反對吧！”

當下彭湃同志領着同學，就象一股旋風，一直卷上了方飯亭的石級。衛兵要來阻止他們，他朝那衛兵大喝一聲：

“滾開！你曉得什麼！”

這一喝，把兩個衛兵喝昏了，竟呆呆站在一邊，讓他們衝上亭台去。

這當兒，陳月波剛在指揮泥水工人，把石象安放端正，準備施工造祠。當他一眼瞥見彭湃同志領頭衝進來，一時手足無措，慌忙對亭邊的兵丁呼喝道：

“快把這小子抓住！快把這小子抓住！他就是辱罵統領公的壞東西！”

登時跳過來一個兵丁，把彭湃同志當胸揪住。

這時有一個身材魁梧的同學，從斜刺里竄過來，朝那兵丁的臉門一掌打去。那兵丁躲閃不及，呵喲了一聲，手一松，同學們就護着彭湃同志，跑下亭去。

他們一股勁跑到縣城溪西社的彭祖祠去開會，商討對付陳月波的策略。

陳月波知道這消息，也回去東笏社糾集了幾十個流氓無賴，到彭祖祠來找彭湃同志算賬。

彭湃同志正在開會，忽聽得外邊人聲鼎沸。他第一個拉開大門，走出去看。冷不防劈面撞着一個橫眉怒眼的惡漢，

一把揪住他，連連喝問道：

“快說，天泉在哪儿？天泉在哪儿？”

彭湃同志知道敵人來捉他了，好在對方並不認得自己，便不慌不忙地用手朝里边胡亂一指：“那一個就是！”

那惡漢一放手，他就溜出去了。跟着，祠堂里就涌進几十个流氓，立即，平地騰起了一片喊聲和廝打聲。

彭湃同志轉進巷口，設法爬上高屋頂，伏在祠堂頂上隱蔽的地方，隨手掀起瓦片，覷准下邊的敵人，一片一個地扔下去，直打得那班流氓無賴叫苦連天，一任學生們狠狠地回擊。但雙方都不曉得瓦片是從哪里飛來的。

這工夫，陳月波在彭祖祠的天井里出現了。他剛剛來到，是準備全勝收兵的；但一看到情勢竟出意料之外，不禁連聲怪叫，對那些流氓無賴喝罵道：

“蠢東西！蠢東西！天蛇^①給跑掉了，還不知道！”

一言未了，三四塊大瓦片，突然從天而降，一齊打中他的頭顱，登時額角上腫起了幾個雞蛋大的疙瘩。還算他夠運氣，有瓜皮帽頂住，否則一定給打得頭破血流。他一時站也站不住，口里只管亂嚷道：

“你們這班蠢東西，還不快來救！讓人打死了！”

無賴們已無心戀戰，便七手八腳，把他簇擁着，衝出大門跑了。

無巧不巧，那些留在五坡嶺學校的同學，這時都聞訊趕

① “天泉”和“天蛇”，是海豐方言的諧音。陳月波等人，異常惡毒地侮罵彭湃同志為“天蛇”。

來了。他們跑了几里路，跑得气喘吁吁地，連眼睛也給怒火燒紅了。他們一見到陈月波在这群流氓无賴里面，便吶喊着奔过去纏住他們，乱打一頓，直到把流氓无賴追击得抱头逃命，才回來和彭湃同志会合。可是已經有不少同学，讓敌人揍伤了。

彭湃同志早已从牆上跳下來，忙把受伤的同学扶到医館去。他一面召集同学开会，联名到省城龍济光的都督衙門去請愿；一面發動全校大罢課。并在海丰城的大街小巷里，貼滿了牆紅（用紅紙寫的招貼），公开揭發林干材、陈月波等人的罪惡勾当，好讓全縣人民都明白本地封建势力和外來軍閥互相勾結，狼狽为奸的真相。

陈月波探知学生要去請愿，并在醞釀罢課，知道事情鬧大了。但他还捉摸他們是到本縣的縣衙門去的，便想先下手为强。他赶忙親自告到縣長的台前去。

縣長馬蓉桂，也是龍济光的爪牙。他初到任时，曾經得罪过海丰城一二个有名的紳士，以致引起陈月波之流的不滿。馬蓉桂見陈月波只顧拍林干材的馬屁，倒不來親他姓馬的馬臉，心里早就老大的不高兴了，后又見他替林干材豎立紀功碑，更是忿嫉难消。

这次陈月波來告狀，他只冷淡地裝成愛听不聽的樣子，随又轉过臉去，咕咕嚕嚕道：

“閑时沒燒香，急时就來抱佛脚！这就是你們海丰紳士的好把戲！”說罢，兩袖一拂，走進后堂去了。

陈月波看出來馬蓉桂不肯替他作主，便轉去見林干材，請他派兵鎮压学生的請愿。

林干材气惱地道：“別提了，如今馬蓉桂跟我暗斗明爭，哪有不趁機找我把柄之理；你也不看牆紅滿天飛，龍都督一旦聞知，諸多不便呵！可惱！”

陈月波連碰了几个軟釘子，着急万分。他狗急跳牆，約齊縣城所有众劣紳，到桥东社龍舌埔，來威吓彭湃同志的祖父。

彭湃同志的祖父本是个怕事的老生意人，想不到他一見到陈月波，竟變得硬朗起來，指着對方的鼻子裏道：

“好个月波老师！你德高望重，竟下此毒手！快賠我天泉的命來！”

陈月波吓了一跳，連忙分辯道：“老家伙不要圖賴！我連你那賢孙子的一根汗毛也沒碰过，怎說起賠命來！？”

彭湃同志的祖父越加高声道：“你推得好干淨！若不交出我孙子來，我要傾全部家当，跟你到京都打官司！量你也多不了我几个臭錢！”

陈月波簡直給弄昏了。說真話，他自从彭祖祠一場混战，連彭湃的影子也不會看見，如今他的祖父竟撒起賴來，实在有口难分！

那群同來的紳士們，看看势色不对，便做好做歹，一齐把陈月波扯回去。

其实，彭湃同志他們自把陈月波和流氓无賴赶跑，發动了全校大罢課，出了牆紅之后，他自己就秘密躲藏起來，讓对方到处去找人，把个海丰城，擾得滿城風雨。他却在半夜里，帶領着同學們，來到方飯亭上，各人掣出家伙，叮叮当当，把林干材的石碑象，乱打乱敲，恨不得頓時把石碑浮雕

打个粉碎。

可是，那石碑又坚实、又高大，一时敲打不开。彭湃同志給擦撥得性起，他握着一把錘子，对准石象的鼻梁，狠狠地敲了好一陣，口里罵着：

“天生賊將，來禍我丰☉！”

直把林干材的鼻子，砸成碗口大一个窟窿。这样，大家才解恨散去。

第二天，陈月波会同众紳士，又在潮州会館的司令部里，跟林干材請早安，并打算再恳求“統領公”出兵鎮压学生运动。他們剛在林干材的公案边坐定，陈月波忽見他的家人，气急敗坏地奔進來，竟忘記先跟林干材施礼請安，便急急忙忙对他說道：

“大爺，事情不好了！統領公的鼻子沒有了！”

陈月波还來不及开口，林干材已在用手摸着鼻尖，先行喝道：“荒唐！本司令的鼻子好端端的，怎說沒有啦！”

这把陈月波弄得很窘，他也对家人喝道：“蠢东西，說清楚点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这一喝，那家人清醒一些了，才將彭湃同志他們半夜搗毀紀功碑的事，添枝加叶的說了半天。

林干材一听，气得瞪眼吹胡子，連連拍案叫道：“混賬！混賬！你們这群混賬紳士，究竟搞什么鬼？倒把本司令的堂堂仪表，讓人拿來出丑！”

☉ 某劣紳專替林干材寫碑文，中有“天生儒將，來惠我丰”之句；林銑史烈士的父親看了大怒，把原稿改为“天生賊將，來禍我丰”。

众紳士見他發怒，不禁吓得全身發抖，都一齐赶紧离座，对他叩头謝罪。

陈月波脑袋着地，口里連連說道：“死罪！死罪！請統領公海涵。还請赶快出兵，把这些坏蛋來个殺一儆百，再行立碑紀功！”

林干材还是咆哮叫道：“以后別來这一套了，都給我滾蛋！”过后，就喝令手下，把那塊石碑挖起來，在一个半夜里，悄悄地用船載走，沉下碣石的海里去。

不久，龍济光倒了台，林干材也跟着給海陸丰的人民赶跑了。陈月波之流，又忙着找別的新貴拍馬屁去了。彭湃同志和五坡嶺陸安中学的学生們，倒成了海陸丰人尊敬的对象。

从这时开始，少年时代的彭湃，就已經成为地主豪紳們的勁敌了。

二 倒 圍 城

彭湃同志从日本回來，准备在海丰領導農民运动。封建軍閥陈炯明曉得他不是个尋常的人物，便想尽办法籠絡他，通过同鄉关系，親自請彭湃同志出任海丰縣的教育局長。

彭湃同志起初不就，后来認識到这个职位有利于革命活动，才欣然答应。

当他任海丰縣教育局長期間，看到原來的海丰城，城牆坚固，雉堞橫天，只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門可供出入。城里除了商店和人家，其余就是縣衙門以下各机关林立城內。每天但見長袍馬褂的士紳，和一些進出衙門、專靠替別人打官司

以揩油水的穿衙訟棍們，招搖過市，八面威風。城里的人口只有一万多，而散居城外和各鄉村的農民，倒不下三四十萬人，連彭湃同志的家，也還是住在城外龍津溪東岸的龍舌埔。農民有事進城，真好似劉姥姥進大觀園，鬧出好多笑話；還要受地主佬和那穿衙擺道的“爺們”的閑氣。青年婦女，更是罕得進城，因為城里一群惡少跟流氓無賴要來調戲她們。

彭湃同志曉得主要的原因是城禁不開，交通不便，使得城鄉隔絕起來。

他決心要拆毀海豐城，築一條貫通縣城東西兩頭的大馬路。他把這計劃告訴縣長王作新，試試他的看法。

王作新這家伙是陳炯明的心腹，他表面上同意彭湃同志的主張，暗地里却把這消息透露給縣城的劣紳們。那些以陳月波為首的土劣，聽到這個消息，不免都驚慌了起來。

陳月波道：“拆掉縣城，哪里還有城里人和鄉下人之分哉！”

一個紳士道：“本來，鄉下人已經越來越不淳厚了！拆掉圍城，城鄉自由來往，那班鄉巴佬，就要益加放肆了，這還了得！”

又一個地主道：“海豐乃文物薈萃之地，全看縣城；城牆一毀，龍氣泄盡，我輩有功名之人，豈不要把世代的書香斷送了？”

另一個紳士自作聰明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彭湃一定是嫌自己家住城外，我等家住城內，故此要拆縣城，以消胸中不平之氣！”